

新时代之歌

这是初夏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世界上第一高峰——海拔8844.43米的珠穆朗玛峰，鹤立鸡群般矗立在喜马拉雅山的群峰之上，银光闪闪。

此刻，一群全副武装的中国士兵，正从它的北侧一步步向雪峰深处艰难跋涉。他们巡逻的最后一站，是海拔5711米处的兰巴拉山口62号界桩。

走在队伍最前面的，是西藏军区某边防团二营六连一排长潘洪帅。1.78米的身高，魁梧结实的身板，黑漆刷过一样的浓眉，明星一样生辉的双眼，真没辜负他名字中的那个“帅”字。不过，这一切现在都掩藏在那一片迷彩和防护罩里了。

六连，地处海拔4380米的喜马拉雅山麓，是距离珠峰最近的中国军营，主要负责山脉一线156公里边界的巡逻管控任务，素有“珠峰卫士”之称。该连营地年平均气温只有2-4℃，冬天可达零下30多摄氏度。潘洪帅2008年入伍来到这里，一转眼就是10年。这是他参加执行的第80次珠峰巡逻任务了。

出生在山城重庆的潘洪帅，从小就对军营充满了向往。一部电视连续剧《士兵突击》，他看了8遍还不过瘾。里面的许多台词都背得滚瓜烂熟。而2008年汶川大地震的那场救援行动，更给他带来心灵上的震撼。当时正在复习准备参加高考的他，在电视里看到余震警报拉响了，可一名解放军战士仍哭着求领导让他再救一个人，小伙子感动得泪水直流，埋藏在心底很久的一句话终于脱口而出：“爸爸，我要当兵去！”

这也正是父亲对他这个独生儿子的期望。不久后的一天晚上，父亲兴冲冲地冲进家门就喊：“儿子，征兵开始了！听说有去新疆和西藏当兵的名额。”正在冲澡的儿子立马回应：“我要去西藏！那里有珠穆朗玛峰！”命运就是这么巧合，从重庆到拉萨，从日喀则到定日县，跨越千山万水，潘洪帅最终被分到这个边防连。当初说要到西藏，因为他脑子里只有珠穆朗玛峰。可西藏那么大，他做梦都没想到自己能来到距珠峰最近的军营，成为一位名副其实的“珠峰卫士”。

新兵下连后第一次到珠峰去巡逻，潘洪帅主动报名参加，终于如愿以偿。巡逻前夜，他激动得没有睡好。

队伍出发前准备行装，干粮、照相

机、卫星电话、指南针、地图、国旗、油漆，还有急救包，要带的东西真不少。潘洪帅主动要求背枪，因为他觉得背枪最威武，更像巡逻兵。

“猛士”车一路翻山越岭，奔驰60多公里，将他们送到雪线以上的位置再也无法前行了。接下来，就要靠巡逻兵们用双腿在白雪皑皑的悬崖峭壁间攀行10多公里，把自己送达兰巴拉山口了。刚开始时，小伙子们还兴高采烈。当那座高耸入云的珠穆朗玛峰突现眼前时，潘洪帅和其他新战友一样激情澎湃。指导员现场给新兵们鼓励：“这就是世界上最高的山峰，我们的工作也要向最高的标准看齐。”此时的潘洪帅，激动得很想作首诗。可一句诗文还没想出来，就发现脑子“短路”了。他感觉胸越来越闷，腿越来越沉，路越走越累。身上的一切，包括背的那支步枪甚至架在鼻梁上的那副酷帅的墨镜都是沉重的负担。气越喘越厉害了，他真想就躺下来。排长在他身边给他打气：“加油，坚持住！”

一片蓝幽幽的冰川出现在大家的面前，班长自豪地告诉新兵们：“这就是著名的兰巴拉冰川，千年不化。咱们国家13亿多人，有几个人能见到这样的风景？！我们应该感到自豪！”一句话，又点燃了大家心中的激情，潘洪帅顿时感到身上有了一股神圣的力量。

62号界桩终于到了，新战友们激动不已！大家忙着给在风雪中褪了色的字体描上红漆，举着国旗在这里拍照。一个新战友忘了领导的提醒，摘掉墨镜留影，他想告诉父母亲，儿子是祖国边境最高山峰的卫士，想让家乡的父老乡亲分享他的荣光。还有一个新兵索性把面罩摘下，左一个动作、右一个造型，想在这里留下青春的纪念，把照片寄给远方的心上人……

雪山的脸说变就变，刚才还是阳光极其灿烂的天空，瞬间飞雪走石。天空中呼啸的仿佛不是零下30多摄氏度的寒风，而是一把把嗖嗖飞来的锋利刀子，只要露出一点肌肤在外面都会受伤！

下山的路，变得极其危险。翻过一座山脊，前面出现了一片开阔的雪地。一双双作战靴踩得积雪吱吱响，连长示意大家别出声。因为，连说话的声音大一点都可能引起雪崩。1973年2月28日，这个连队就有23名官兵在巡逻途中

珠峰卫士

■朱金平

遭遇雪崩，全部壮烈牺牲。这样的教训，深深印刻在连队每个老兵的心上。

就在此时，琢磨一下，一个新兵沉入雪中突然消失了。原来雪下是冰川，冰川里有无数冰窟窿，每个冰窟窿都深不见底，如果有人掉进去，后果不堪设想。幸运的是，那个新战士横挎的枪支卡住了冰缝，大家赶紧七手八脚地把他救上来。

从兴奋不已到惊心动魄，第一次的珠峰巡逻似乎就这样结束了。每个新兵都有过这样的第一次。当大家再次登上那辆“猛士”返回时，小伙子们累得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

巡逻的后遗症接踵而来。那个在界桩旁摘掉墨镜的新战士，回到营房的当夜双眼红肿失明，疼痛不止。他得了雪盲症，好在军医具有丰富的治疗经验，几天后他又复明了。而那个扯掉面罩摆POSE照相的新战友就惨了，脸上整天火辣辣得痛，皮肤一块块变紫发黑，并一片片卷起来。

不要以为这是个例，在“珠峰卫士连”，无论老兵新兵，每次巡逻回来，即使防护措施做得再好，脸上大多也要脱一层皮，只不过大家已经习以为常了。没有怨言，也没有犹豫，有的只是“快乐再出发”。

每一次巡逻，都会遇到不同的危险。成了老兵，当了班长的潘洪帅，应该说对巡逻路上的情况很熟悉了，但但还是经常遇到险情。一次在完成界桩的巡逻任务往回走时，他拿着地图，想给大家探出一条近路来，结果脚下一滑，溜到了冰缝的边缘。万幸的是，一只脚被冰岩挡住了，往下一看，是万丈深渊，他顿时惊得头上直冒冷汗。他冷静地将背包带捆在腰上，系上战友放下来的绳子，最终被大家拉了上来。回到车上，他的大腿抽筋，疼得脸都变形了。

每一次回营的路上，都有人半开玩笑地说：“下次巡逻，我不敢来了。”可下次，大家还是争先恐后地报名，没有一个人愿意拉下。因为，这是一个英雄的连队。

“珠峰卫士连”诞生于中国革命的烽火硝烟中，先后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筑路进藏和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多次出色完成剿匪平叛、抢险救灾和边境封控任务，官兵们具有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的光荣传统。近些年来，连队先后获得“全面建设先进连队”“边防

执勤先进单位”与“先进基层单位”等许多殊荣。现任连长普琼次仁，毕业于原昆明陆军学院，在去年洞朗对峙事件中执行任务成绩突出，荣立三等功；指导员李江毕业于西南交大电子信息工程系，矢志扎根边防，建功立业，2015年荣立三等功，2016年被军分区评为优秀基层干部。全连官兵叫响的口号是：“二营六连，勇往直前；珠峰卫士，满腔斗志”。

当初的六连，住房等生活条件很差。为改善这种状况，官兵们热火朝天地投入到改造营房的战斗中。潘洪帅刚来连队时，就参与其中。在施工中，他的右脚被钉子戳穿，拔掉钉子后仍然参加战斗；左脚被砖头砸伤了，轻伤不下火线。一次砌墙时他不慎从脚手架上摔下，右胳膊被划出两寸多长的伤口，皮肉外翻，他让卫生员简单包扎了一下继续上阵。鉴于他的出色表现，2014年已转为士官的他被组织上推荐保送到原陆军军官学院上学。军校毕业后他本来可以选择在内地部队工作，但他毅然决然回到“珠峰卫士连”当了一名排长。他说他的心已经留在了这里。

由于这里海拔高，氧气吃不饱，因此，一般军人结婚都选择回内地。可2016年冬天，潘洪帅却让未婚妻千里迢迢从重庆老家赶到部队驻地，并在当地领了结婚证。他说，因为这里的结婚证上印有藏文，具有特殊的纪念意义。

由于深受他的影响，爱人也对六连驻守的地方产生了深深的感情。发现驻地有些藏民的孩子家庭比较贫困，她就热心地发起募捐，为孩子们先后捐赠了400套服装和100套学习用具，被当地藏民传为佳话。

不久，妻子怀孕了！这是该连军人在高原孕育的第一个新生命，潘洪帅惊喜不已！如今，儿子已经6个月了。他通过视频对牙牙学语的小家伙说：“快快长大吧儿子，18年后又是一条好汉。爸爸有接班人了！”

珠穆朗玛峰之所以能够耸入云天，就是因为它有着一座巨大的坚固的底座；边防军人之所以能够安心守边，是因为他们有着后方亲人的无私奉献。

而潘洪帅和他的战友们不仅守卫着地球上最高的山峰，也守卫着中国人最高的精神高地。他们生命的高度，亦不是珠峰那8844.43米可以衡量的。

荷花雨

■乔秀清

多了。看到清水塘东隅那一片美丽的荷花，我独自游了过去，想采几朵荷花献给我的母亲。母亲喜欢荷花，她虽然没文化，可是她画的荷花雍容典雅，一点也不俗气。可是，我不知道那是深水区呀，没采到荷花，却沉入水底，咕嘟咕嘟地喝了一肚子水。谢天谢地，表哥把我救上岸，肚子里的水还没完全吐出来，就听到咔嚓咔嚓的几声雷声，瓢泼般的大雨倾泻而下。雨滴落在水面上，清水塘荡起一个又一个圆圈儿，雨洗荷花更娇艳，荷叶上晶莹剔透的雨滴跳跃着，荷香在雨中弥漫开来，啊，这突如其来的荷花雨，把表哥和我都浇成了落汤鸡。

回到家，母亲没有责怪我俩，反而安慰说：没有荷花绽放，就没有醉人芳香，没有风风雨雨，就没有七色彩虹。

不久后，表哥毅然参军。母亲惦记着他，时常提醒父亲给表哥写信，问寒问暖，鼓励他不断进步。听说表哥在部队入了党，又立了功，我父母高兴得合不拢嘴。那年，表哥从部队回家探亲，在新华书店工作的父亲把一块进口手表赠送给表哥，母亲叮嘱的话儿说不完。抗战时期，父亲担任本村青年抗日先锋队主任，母亲担任本村妇女救会长，他们曾把一批又一批热血青年送往抗日前线，而今表哥穿上绿军装，他们怎能不高兴呢！

或许是受到表哥的影响，1964年冬季，我也报名参军了。离开家乡前，母亲到五里外的东黄城商店精心挑选了一个搪瓷洗脸盆，盆内有荷花金鱼的图案，煞是好看。从那以后，每天早晨和夜晚，透过一盆清水，凝视着洗脸盆里的荷花，我想起慈祥的母亲。身在军营，思念悠悠。

又到盛夏，漫步在公园的荷香中，我和表哥两个老兵回味着母爱的深沉，那美丽的荷花犹如母亲的化身，那飘洒的荷花雨是母亲的深情，点点滴滴，温润着悠长的岁月和绿色的情怀……



感念

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清晨醒来，我打开微信，朋友圈里的一条消息映入眼帘：“连队活动室的大树死了！”后面还缀了3个“哭”的表情。

消息的发布者玉树骑兵连的范指导员，不到几分钟，我看到陆陆续续有同事回复：“一棵树死了而已，不至于吧？”还有曾经在连队任职的排长朋瓜回复：“这棵树，真的不容易……”

看到这儿，我不禁心头一紧，脑海中回想起去年8月去玉树骑兵连采访时听到、看到的和树有关的故事。

玉树藏族自治州处在被誉为“中华水塔”的三江源头，长江、黄河、澜沧江都发源于此，孕育了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可就是在这里，许多看似平常的事物在当地人眼中却极不寻常，甚至罕见，比如绿色，比如森林。因为树难成活，这里一直有着“树如玉贵”的说法，“玉树”也因此得名。

第一次走进连队大门，院内干净整洁，但绿化带内又是另一番景象：草坪上、树坑里，稀稀拉拉地生长着高低不齐、品种不一的杂草，看得出是很久没有修剪的结果，这和内地营区有很大不同。

“你们从来不除草吗？”我说出了心头的疑惑。

连队文书李智是个江苏小伙子，皮肤黝黑，嘴唇发紫，高原阳光在他年轻的脸庞上烙下了深深的印记，已然看不出是来自江南水乡的小伙儿模样。他告诉我，因为这里平均海拔4200米以上，植物很难成活，所以营区里只要长出绿色植物，不管是什么品种，不论好看与否，大家就像对待宝贝一样，才舍不得除掉呢。

杂草都如此珍贵，更别说树木了。因为多处是永冻层和沙砾地，水分难储存，再加上空气稀薄、紫外线强烈，种活一棵树，真不是件容易的事。

去年3月，连队在营区里种了300多株树苗，可5月份的一场大雪差点让树苗“全军覆没”，成活率不到十分之一；上等兵王刘勉特意从老家带来苹果树苗，精心呵护了个把月，孰料半夜一场大风把树苗吹跑了。他在营区里找了半天也没找着，回来时满脸是泪……

尽管困难重重，但官兵们不轻言放弃。在房前屋后种草植树，在温室菜园栽花点豆，是一代代骑兵连官兵坚持去做的事。多年来，他们也探索出一套成活率较高的植树法：先用火烤融冻土层，再深挖树坑，然后从草地拉回牛羊粪和腐熟土，填埋在坑里。树苗栽好后，再用棉絮和布料包裹起来保暖。慢慢的，营区里一棵又一棵树木成活、成行、成林，成故事，记录着连队的变迁，也见证了一代代官兵走过的春夏秋冬。

活动室内的那棵柳树就是其中之一。范指导员称它为“大树”，实际上，它并不大，但在玉树这样的地方，又的确算是棵大树了。

我第一次见到这棵树时，是惊讶的，因为它是一棵“冲破”屋顶的树。连队活动室是幢独立房，一进屋，第一眼就能看到这棵树突兀地立在大厅中央。顺着树干抬头看，枝丫充满向上生长的力量，冲出屋顶以外，郁郁葱葱，将房顶很大一部分覆盖。

指导员给我讲了这棵树的故事。8年前，玉树发生特大地震，营房严重受损，需要重建营区。当时，老营区内的一

玉树的树

■段青

片绿化带被规划到新建营房的地基内，连同这棵柳树在内的10多棵树木面临被砍伐的命运。当得知这一消息，不少官兵落泪了，大家态度一致：“宁可不住新营房，也不砍伐一棵树！”

后来，上级修改了建设方案，最大限度地保留了营区内的花草树木，但这棵柳树还是无法避免地被规划在连队活动室的场地内。因担心移植树木会致其死亡，建房时，官兵们专门在活动室的屋顶挖了洞，让树干从房顶穿出，给它留下足够的生长空间。不仅如此，活动室向阳的一面也换成了落地的玻璃墙，以便它吸收充足的阳光。

这棵柳树在连队一茬茬官兵的悉心照料下茁壮成长着，在官兵心中，它不仅仅是一棵“树”，更是与大家并肩战斗的战友，一同与恶劣环境、自然灾害抗争。枝繁叶茂的它，被大家称为“英雄树”，一直是官兵们心中的骄傲。

这样一棵“英雄树”怎么就死了呢？我忍不住发微信问范指导员。他说，今年春天，这棵柳树迟迟不肯发芽。官兵们给它定时浇水、输营养液，天天盼着它重吐新绿，可还是不见动静。其实，每年春天树苗抽绿的时候，大家都会捏把汗，因为谁也不知道这些树能不能从过去一年风霜雨雪的考验中挺过来。谁也不知道它们要长到什么时候才算真正的成活。

最终，这棵年近20年的“英雄树”还是难逃“夭折”厄运，枯萎了，也有了范指导员在朋友圈里发的那条消息。

我在惋惜的同时，也庆幸自己亲眼目睹过这棵树生机勃勃的姿态。我又询问范指导员这棵树的现状，他发语音告诉我，连队决定将这棵树继续留在活动室内，让它一直陪着大家。战士们还买来了装饰用的绿叶，缠绕在干枯的树干上，让它一年四季都“生机盎然”。“虽然‘英雄树’死了，但我们还是会一直种树不止！”手机那一头，他的语气里充满了豪气与坚定。

这棵树是坚强的，在条件恶劣的青藏高原扎根成长多年，在大地震后劫后余生；这棵树是幸运的，它凝聚着一茬茬高原官兵的心血，虽然已经死去，却早已活成一道风景。

玉树，玉树，在这个树贵如玉的地方，有那么一些树，脚下踩着滩涂沙砾，枝上披着雨雪风霜，却依旧充满活力。还有那么一群人，他们战风斗雪、坚守岗位，努力播种着一方绿色，也耕耘着一片心田……



新乐章 中国画

苗青青作

长征

第4254期

风雅颂

情至心处诗最美

赣江听潮

■刘起伦

如果说这位六十五岁的老人被迫重操旧业做钳工，将五十年前法国勤工俭学学到的一技之长又驾轻就熟地发挥且自有板有眼，得心应手或许不难理解如果说，在森严的军营之中，被篱笆墙圈住的狭小天地里，在一双二十四小时监视的目光之下居然有闲情逸致发挥一个农民儿子的看家本领，种菜栽瓜，给清贫岁月添一分给养又在庭院外下四棵桂花树极具耐心地等待它们长大长高

一举一动，有何深意——一个发誓毕生献给真理的职业革命家一个与国家和民族命运生死与共风雨同舟半个世纪的老人会让自己信仰之舟在赣江之畔搁浅？做一求田问舍翁的遁世者？而我闭目沉思，想象这位老人在拖拉机修造厂劳累一天后，走上一条今天已相当著名的小道，还在这弧弦上弹奏对于未来的畅想当他坐在庭院里，透过桂花树枝叶仰望裂了缝的天空还有什么疑问不能释然？

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我来到这里，更多答案已经揭晓——那块小小菜地里曾耕耘着深圳那片试验田的雏形和四棵参天的桂花树一起成长的是“四个现代化”思想的萌芽

远去的蹄声

■严志明

一匹白马
扬起血性的鬃毛
奔腾生风 蹄声惊雷
南征北战 风卷硝烟
总在胜利歌声中前进

那匹战马 穿行 跨越 奔跑
在黑夜 擦亮星星和月亮
沾满血的马蹄 发出声音
回响天地间 闪亮

经历风雨腥风 枪林弹雨
它的悲壮雄奇的故事
和伟人一样神奇
让冷血的敌人胆寒心惊

马的命运多舛
蹄印里深藏血泪和艰险
每一处惊喜都有
冷箭的影子
呼啸的弹头
只有这匹有血性的驽马 敏捷
奔跃避让
杀出一条血路
血染旗帜迎风猎猎作响

一段刻骨铭心 金戈铁马的历史
总是让世人切切动容 敬畏

文学作品